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四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中
蔡正
馬嘉植培元

單士安 文簡公

字仁叟代州人舉進士相真宗

端拱中詔王相官各上所為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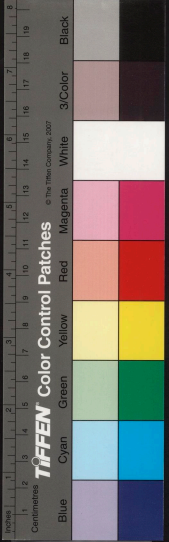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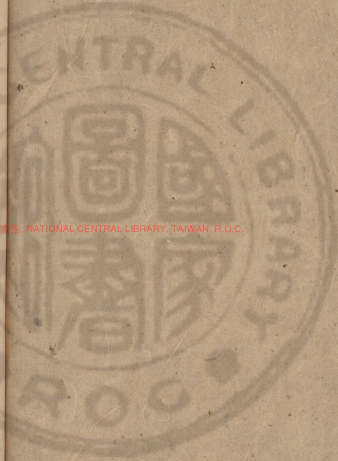
知之其行孰優昔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其官利

制誥詔為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士

安詞義曠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其下耳

契丹謀不寇公首疏五事陳選將餉兵理財之原甚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文簡公

備帝多納用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參政入謝帝曰
未也。行且相。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
可。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
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狗
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也。朝臣罕出其右者。
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
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
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
公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犯
邊。北州皆警。公始合議。請帝幸澶淵。

公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廢產。為子孫計。故入下
稱其清。王文正為相。嘗面奏曰。上安仕。至輔相。而
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貸
於臣家。其不負陛下。可見矣。並劉莘老跋。神道碑

真宗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言兩晉事多鄙
惡。不可流行者。一以語宰相。公曰。惡以戒世。善以
戒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上然之。命刊刻。蓬山志

寇準 萊國忠愍公

字平仲。華州人。中進士。第相。真宗

太宗幸魏也。公年十六。以父昭。蕃上書。行在。辭色激



昂舉止無畏，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三年進士及第，寢以貴顯。遺事

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

往罷遣，或教公贈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

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為若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

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比甘棠，謂之棠公栢。

太宗時，公為員外郎，奏事忤上，旨一拂衣起，欲入禁

中，公手引上衣，令下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一出，是

嘉之，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

太宗時，歲大旱，天子以為憂，嘗輦過館中，泥以問

衆，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毋奈何。準獨曰：朝廷

刑罰偏頗，凡天旱為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

召準問，所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

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賊若干，

爾罪乃至死。叅政王沔其弟淮盜，所手財至千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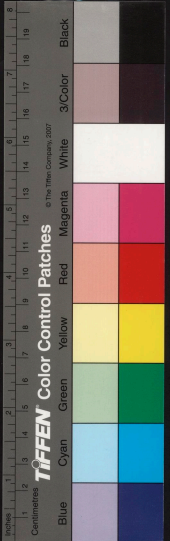
以上，願得不死，刑罰非偏如何？顧問沔，沔頓首

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大喜，以準可用，遂數

進。劉貢父撰萊公傳

進。劉貢父撰萊公傳

進。劉貢父撰萊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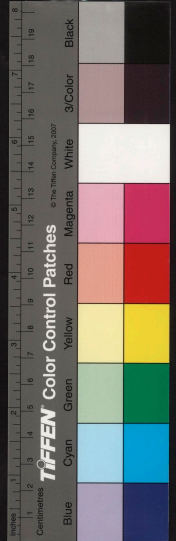
公性忠朴喜直言無顧避時人語曰寇準上殿百膝
股栗遺事

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曰知子莫
若父臣愚不竊與也同問之公再拜曰臣觀諸王
子惟壽王得人心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為太子
謁太廟還六宮登樓以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歌呼
相慶曰少年入子也遺事

契丹犯漕漕急書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飲笑自
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人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
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國危如此

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
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上安等止候駕起從
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
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
及之談叢

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
駐南澶州準勸曰北渡以固衆心毋令虜得乘勝
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
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準
曰願所畫何如耳母問其各準曰臣姑欲知之先



公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
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
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日棄去非復陛下
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喟然準
又勸上北渡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
高瓊爲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曰事當
奈何太尉胡不丁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
與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九不
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
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準語準言是

公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叩狀瓊以其兵先渡又自
牽馬奉上下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準居
上前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
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有詔史正迎擊
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宮留
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爲曰準方飲酒歌笑上
未嘗不懼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請素始請和既
有約矣又率其衆許欲與瓌會有飛矢射其纜軍
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
恭上將許之準欲遣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



兵事於是存請準不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
重上亦不悅準不得已許之時虜舉國來入中
國千餘里其餉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
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乏百萬之衆可毋戰而死虜
窘如此誠少伸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
得也 萊不傳

上至澶州賊猶未退公曰人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
若登城必禽賊矣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
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 遺事
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誦歌謔誦呼常達旦

或就寢則鼾息如雷上被入視之喜曰得渠如此

吾復何憂 記聞

虜請和上以問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
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
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
塞者乎戎遂得和 遺事

虜既退來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又
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線
貂褥虜主求訓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不
敢以聞許歲給金縑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





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准召利用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栗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記開

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公勸帝勿從縱虜歸國以保盟好聞見錄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

大為守於是即時進殿出勅退召欽若諭以主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朝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孟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公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副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見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退乃召為次相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東軒筆錄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

其事更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曰
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哉壞國
政者正由此耳 遺事

上既回鑿每歎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
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冠準之
孤注也尚何念帝聞之驚甚公春禮遂衰 開見錄

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
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
可 振遺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于宮中承天門天子以

改元六月又降于泰山是歲十月封泰山間二歲
祀后土汾陰天子奉天書謹甚載以玉輅天書所
行天子不敢當其道居無何復有神降于延恩殿
號稱天尊天子親自見之上於是益崇飭祀事自
天書始降則築昭應宮其後復置會靈景靈之屬
祀老子于亳州天下無慮皆神事矣準是時出為
外官又不信天書益疎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
朱能復獻天書以問王旦旦曰始不言天書者
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奉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
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



葉公功名心
遠過致勝節
不與真王且
同是一病先
爾所以負孫
孫輩欲也

蘇門六君子

卷四

素事官者周懷政而準賢王際居申與懷政善勸
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罔要準準亦因此復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天禧三年也乘公傳不書首
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
公深此意遂欲廢章獻立仁宗尊真廟為太上皇
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引李昉楊億曹瑋盛度
李遵勗等協力處畫已定凡諸命盡使億為之且
將舉事會公因奏本言有人馳報謂謂夜乘犢車
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盡以公所謀白太后
遂矯詔罷公政事及真宗上仙遂指公為反而殺

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冤之億臨死取當
時所為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章獻上仙
遵勗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叙陳本末仁宗
盡見當日曲直感歎再三遂下詔漸滌其冤贈中
書令謚曰忠愍筆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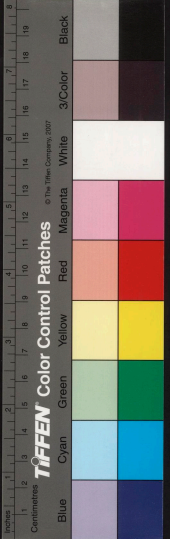
公好士樂善不倦丁謂种放之徒皆出其門嘗語所
親曰丁生誠奇材惟不堪重任公為相謂參政嘗
會食都堂羨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
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恃正直而不
真巧佞故卒為所陷遺事

蘇門六君子

卷四

宋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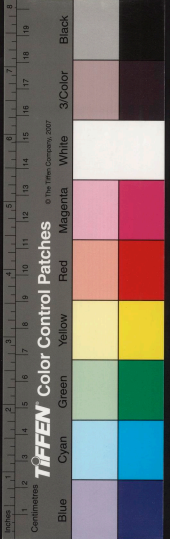
七



公爲樞使利用爲副公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耳豈解此國家大體利用由是出之真宗將立劉氏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議爲出於測微不可劉氏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上以后故欲捨之公固請行法時上已不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知曹寇不能平遂與利用合謀請罷公政事除太子太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冠準何也左右亦不敢言上崩太后稱制公再貶雷州訛聞

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倦遊錄

公貶雷州丁謂遣中使賁勣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以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勣書中使不得已授之公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罷記公貶死於雷詔還葬洛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插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生荀成林邦人神



之號曰相公竹。因立廟其旁。廬史及名臣傳

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曰。

隼心若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

當再生。其竹果生。筆錄。此說與前二書異。意前

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大夫人性嚴。嘗不

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

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記聞

公初為樞密直學士。嘗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

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不可得。豈知今日

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公

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青幃二十餘年。時

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

彼詐我誠。雖敵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敵。復棄

也。遺事

處士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上

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

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下謂令譯

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

南夏。非久即還。政要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公



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
 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
 官舍見厠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
 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
 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
 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
 戒也 歸田錄

王元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公知之喜
 與之語公知開封府一日問嘉祐曰外人謂公丈
 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公曰於我

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木為相為
 善相則譽望損矣公曰何故曰自古賢相所以能
 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
 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
 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
 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公喜起執其手曰
 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
 子 諫聞
 張忠定守蜀聞公大拜曰寇雫真宰相也又曰蒼生
 無福門人李叟怪而問之曰人言言而不盡者準





卷四

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冠布衣
 交也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怨雖貴不改也
 公在岐忠定在蜀還不留既別顧公曰曾讀霍光
 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
 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諫叢
 張乖崖常稱使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潛淵一鄭詠亦
 不敢爲也記問

公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
 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在到海根十里
 過山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

耶屏忠碑

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
 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
 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
 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遇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
 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
 入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
 者多以爲得體歸田錄

此又似遺書
 先傳過宋天
 約承公是上
 根爲人特與
 道合

高瓊 衛國烈武王
 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

女配英宗爲宣仁聖烈皇后
上在瀋陽南城環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也成百姓
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
曰君以文章爲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
禮君何不賦一詩退虜騎耶上乃執北城至浮
橋猶懸轎未進瓊以所執擿築輦大背曰何不亟
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
門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撻覽中弩
死虜遂退他日上命筆召瓊請中書戒之曰卿本
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記聞

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
斷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
羣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瀋淵之
役章聖旣渡大河至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
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
叟輩好爲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
元城語錄

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自
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
諸子毋曲事要執以斬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東



旄鉞豈因人力哉

王禹玉撰神道碑

楊億 文公

真宗字大年建州人以神童召試事太宗真宗官至

翰林學士

公年十一太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

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詩亦立就且有願秉

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表賀野錄

公每欲作文與門人賓客博飲沒壺奕棋語笑誼諱

而不妨縮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大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

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歸田錄

公凡為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

用一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

之衲被焉 家塾記

公為學士時真宗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草既入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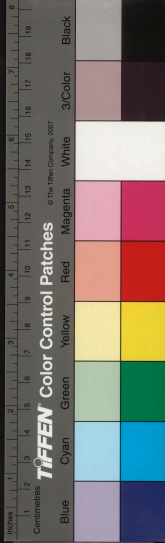
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速改為鄰境

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

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里真

有氣性 歸田錄

公以文章擅天下然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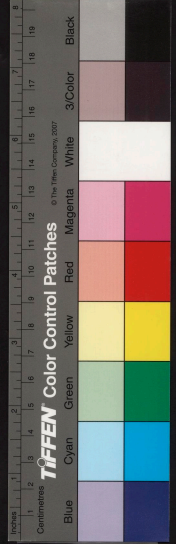


公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
 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
 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
 大年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
 譖矣。並歸田錄

公因母病。有陽翟之行。王文正恐人害之。自上遣使
 賜藥。既而言事者彈劾不已。卒以亞卿分司。上嘗
 語輔臣曰。聞楊億好誘時政。王公曰。億文人。幼荷
 國恩。若諸譴過當。則恐有之。至於謗訕。臣保其不
 為也。報遺

公為執政。所息母病。謁告不俟。朝首徑歸韓城。與弟
 倚屋。明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
 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其受首陽之餓。後除知
 汝州。而希言事者攻之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
 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友因蒞墓。尚關弓。而
 相對。固更除。公辭謝。幸而止。公天壬。故山下

丁謂初參政。億例賀焉。語同列曰。微子選爾。何多尚
 哉。未幾。罷親疾。逃陽翟。別墅。報遺
 公以直道獨立。時有挾邪說以進者。面戲公曰。君子
 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應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



不畏不義家塾記

范文正贊公畫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萊公當國真宗有漚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歷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明字晦叔河南人中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科相

仁宗

公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委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盜公奏復之各臣傳

公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巖召還為右正言真宗召問凌策王曙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



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瞿值歲歉慮民為益
 故以法治之使易地則皆然上善其言全註
 公與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各章獻時同為執
 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公曰臣在蜀時有告戍
 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薛曰臣在蜀時
 亦有告戍卒反者此出之亦無事野錄
 王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坐繫獄公上疏曰昔魯桓
 公傷宮災孔子以為桓侯親盡當毀者也遠東高廟
 及高閼陵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居居郡國
 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

天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
 災今所建宮不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
 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薄
 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
 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
 公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
 也錢遇諸公之厚類此公代錢為留守御吏如來
 瀟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誦其多出游責曰公等目
 此兼公何如萊公尚坐奮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



宋朱晦菴先生各臣言行錄卷四
平希淳而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公年已高，若爲道勳，卒薦永叔入館。見聞錄
香山隱居
萬帝
其
以

宋朱晦菴先生各臣言行錄前集卷五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參正
馬嘉植培元

王曾 沂國文正公

字孝先，青城人，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皆第一，相仁宗。

公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答曰：曾平日之志不在溫飽。筆錄
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杏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



平希淳而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公年已高，若爲道勳，卒薦永叔入館。見聞錄

香山隱居
萬帝
宋朱晦菴先生各臣言行錄卷四

宋朱晦菴先生各臣言行錄前集卷五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培元
參正

王曾 沂國文正公

字孝先，青城人，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皆第一，相仁宗。

公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答曰：曾平日之志不在溫飽。筆錄

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杏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
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
飛蝗旱暵乃亟被擢用焉

言行錄

公以建昭應宮上疏陳事之不使者五條以諫請殺
其制其餘論事甚衆皆削其藁惟此疏偶存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謂欲臨朝中外洶洶無敢

言者公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
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
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
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禍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

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懼入
白之其議遂止

政要

初章聖上仙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起居召
寢閣東面垂帷明肅傳遺命輔立皇太子及皇太
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公於殿廬草具遺
制謂欲去權字加淑妃為皇太妃字公執奏曰
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恐不
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御書有法言則
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為更載立妃之文必若
尊禮當俟事定而議謂勃然曰參政却欲擅改遺



制乎公曰曾適來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
豈敢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字遂
不敢去故謂之敗公首被爰立之命

言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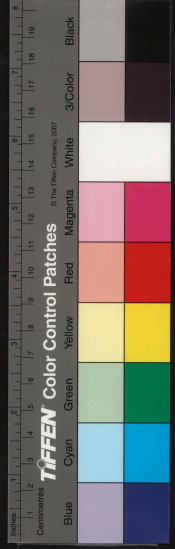
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
公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
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
事如儀人心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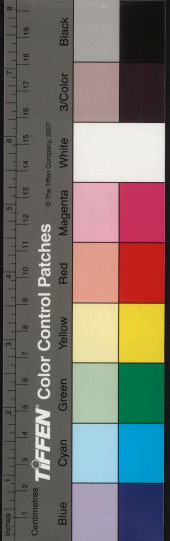
言行錄

丁謂既逐李迪於衡州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一度等
皆投之遠方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
謂熟視久之曰居亭主人恐亦不免也公默然而

懼因密謀去之內侍雷允恭既有方於謂謂深德
之至是允恭爲山陵都監謂爲山陵使允恭擅移
山陵上穴謂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可否既而
上穴有石石盡水出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
意有不善欲奏之而未得聞語同列曰曾無子欲
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爲疑
太后聞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
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也欲庇允恭耳
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公以計傾
之而公議不以爲非也

龍川志





各臣言行錄

魏

公在中書聞謂李願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其在海外猶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筆錄

天聖初公嘗詮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勅鑄板模印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月繪二軸以進焉又建議請釋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史侍經筵

魏公言公當國門下木嘗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明士類宰相之任也公曰盛德獨少此耳

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思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宰相也

公嘗以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

可為千古用人之鑑

公嘗言始參太政屬故王太尉富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亦其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權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公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鄰

各臣言行錄

卷五

宋前集

四

公都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咎而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計

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公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或畫像以事公之時虜使往來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

公在閣下累年時楊文公已居內制楊性厭諧好嘲諷凡僚友無不狎侮王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故李翰林昌武尤所歎服嘗曰若王舍人可

謂不可得而親疎也並言行錄

魏公言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琦爲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笑向來如高若訥輩公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爾魏公別錄

公與孫冲同榻冲子刺一日往驛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韓莊敏遺事



卷五 王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公去領李迪云文定公與公交得真宗與公相公與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家濮州舉進士第一相

公與真宗仁宗以大傳致在

公為舉子時從神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柳開神塗以文卷為贊與論俱入久之神塗

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公與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

曰君必魁天下為宰相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

沂公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次為空用蓋所

養所學發為言辭者可以觀矣 聞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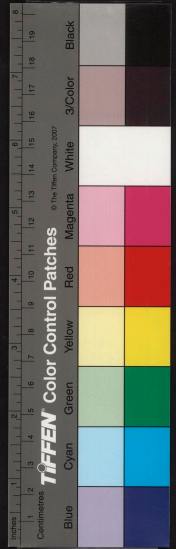
公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時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

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瑗奏羌人潛謀入寇請益兵為備上大怒以瑗虛張虜勢恐悞朝庭遂求益

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瑗奏問其事實欲斬瑗以戒妄言者迪因奏曰瑗良將必不二三言臣

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既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常

置繫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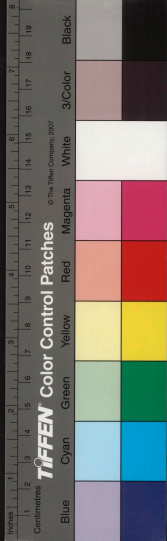


擊囊取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以秦州
卿即傳詔樞密院發之既而虜舉大入擊迎擊
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迎曰山外之
捷卿之功也詔賜

上將立意獻后迪為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
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
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為參政侯
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託上
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
公在翰林仍歲早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

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
公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故上及以支凶
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賦歛寬民不
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萬借三司公曰天子於
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不德澤何必曰借
上悅並記聞百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以初履宿內殿荷仁
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
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
貯熟水曰王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



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開

真宗既疾甚李迪同作相內治雷允恭言臣

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雷之方嘗

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

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

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

省記而相皆以鄙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

入權留謂發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

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

退獨留及出道過學上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

曰謂呼鈞謂呼鈞出口傳聖旨今謂復相可草

麻鈞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

可為也謂無如之何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

士院復問誰直曰錢樂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

即從命既復相乃逐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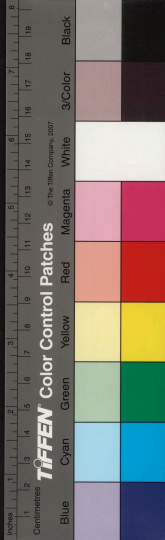
草公責辭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

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未不得已從之及

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

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龍川

真宗不豫冠筭得罪謂李迪同為相以其事進呈



真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退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
遠小處知州迪曰歸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
奉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此準耶由是二人鬪聞
更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
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
然上亦不復省也

迪貶衡州團練副使歲餘除秘書監知舒州章獻上
仙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召復為相迪自以受
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
之於上歲餘罷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

聖王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宮為姚崇不知其待
我乃如是也 並記聞

魯宗道 肅管公

仁宗在東宮公為諭德其居有酒肆在側號仁神酒
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
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
自仁神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土
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莫不異同
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



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其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言，群臣可不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嘗用之。歸田錄

公為正言事，有違誤，輒聞彈疏。真宗稍厭之。公下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之，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祿乎。

公臣竊媿之，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憫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敷遺

章獻太后臨朝，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公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河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前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歿從子。太后乃命董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公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統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吾子



誠幼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樞密使曹利用
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貴戚用事者長小憚
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大行薛奎簡肅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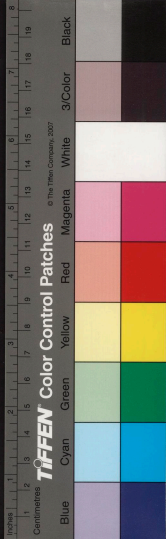
字宿藝絳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官至參政
公舉進士時贊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
達明君之句馮捲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
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
乃曰秀才所負者如此 記事

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相戒曰是

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人喜亂而易播
公鎮以無事又能破奸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
畏之以比張詠而不苛

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時莊憲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
順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亦請見朝議患
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

拜參政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
益感激自厲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撻
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入於規矩
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懼輒不食家



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
譏我也 並歐公撰誌

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宰臣執議俱
不之聽公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諫獨於簾外
口奏曰陛下太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
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野錄

公知開封明參政鑄為府曹官公待之甚厚直以公
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嘗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
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為入端肅其言簡而
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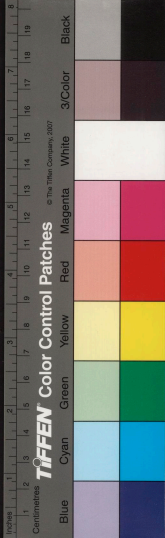
政歸田錄

恩於蔡齊文忠公

字子思其先洛陽人徙萊州舉進士第事仁宗
官至參政

祥符八年真宗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
不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
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
賢可者然後賜第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
法天子以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 歐公發行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

歐公生
門入此遊



賈同字希德
門人私識存
道先生

真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
下正詎聞公餘之歛頌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
重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皆以為

第一 歸田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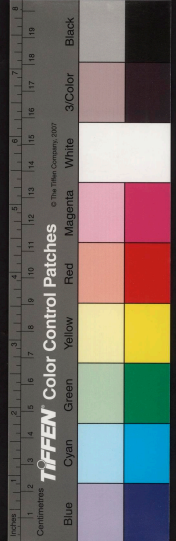
公喜酒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太
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三日賈有過過濟公館之數
日存道愛公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
公曰重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
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豐然起謝之自是
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燕詩

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為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
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
逃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
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
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陛下謂專權欲遂致公許以
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
附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為權臣
所脅得罪非吾懼也

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播議者欲發



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
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
下推之為正人指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丁謂輒去寇準
姓氏云逆準不書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
忠義聞天下豈可為奸黨所誣哉遂令磨去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五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六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聞 宋學顯令申 叅正
馬嘉植培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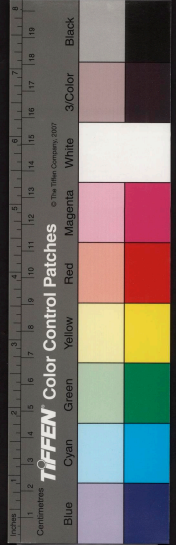
呂夷簡 許國文靖公

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徙壽州進士及第相仁宗
王配享廟庭

河北自五代末即算田鍾公歎曰王道本於農此何
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自是農器無征

李宗諤 撰行狀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



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
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
下推之為正人指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丁謂輒去寇準
姓氏云逆準不書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
忠義聞天下豈可為奸黨所誣哉遂令磨去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五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六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聞 宋學顯令申 叅正
馬嘉植培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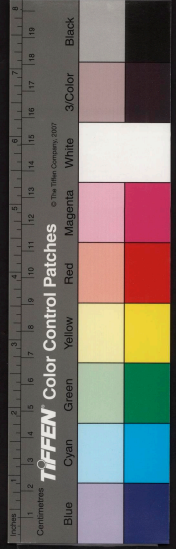
呂夷簡 許國文靖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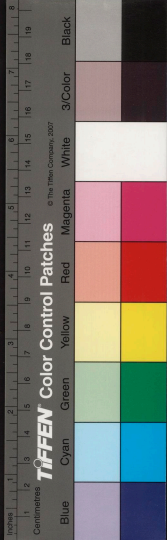
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徙壽州進士及第相仁宗
王配享廟庭

河北自五代末即算田鍾公歎曰王道本於農此何
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自是農器無征

李宗諤 撰行狀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





各異... 卷六

新文正公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文
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
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
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卒與沂公並相龍川志
玉清宮災太后泣曰先帝尊道奉天竝建宮宇今忽
焦灼何以稱遺意哉公知后旨且復營建因推洪
範以明災異之所致請罷不復建行狀
公以主上方富春秋宜遵之典學擢孫奭等居講席
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說書天章閣侍講之
職以廣聞見

呂文靖病處
在忌刻好處
在稍知大體
有擔擔

李宸妃薨章獻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公奏宜從厚
章獻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
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
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
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
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
公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
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
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
上仙燕主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

卷六 宋前集

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諡章懿。甫畢。章獻殿廢。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聞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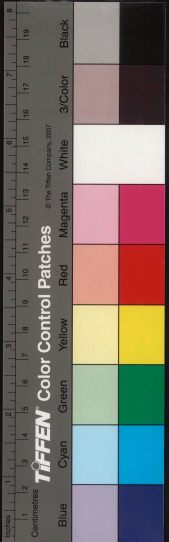
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於章獻神前焚香泣告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龍川志

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不愧於先帝。故平

五帝世大德
五帝世大德
五帝世大德

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突輔。知無不為。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禦。日知錄

太后嘗欲進荆王為皇太叔。公力爭以為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公因對言。及以為不可。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公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它日又極言。后曰。何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今在中書聽音。后寤。即令出宮。日晏宮門不閉。不



莫宗卽位百
正惠不即拜
此意

卷六

宋前集

三

大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
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十御拱
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公獨立不動上
使入問其意對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天顏上
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並行狀書甲公言皇帝春
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公堅執不可后曰適
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
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
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元昊反有詔削奪在
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卽為節度使仍

賜錢萬貫公在天各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
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詭誓則有之矣非所以
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
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家塾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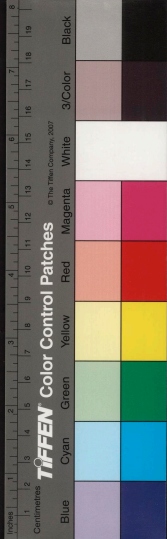
章獻崩上始親政公手疏為治之本以諷于上其目
有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姦壬絕女謁遠近習
罷力役節冗費條奏甚詳

天下學校久廢公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
第無所統公請置大宗正建睦親官置教授官
悉授諸衛官以別庶姓並行狀

卷六

宋前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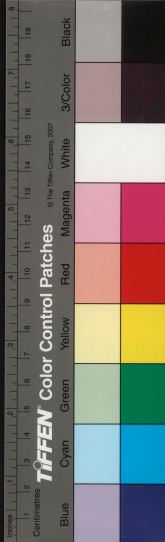


寶元中，御史府又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
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
天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公
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
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之？仁宗領之。筆錄
初，元昊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何夔議者請城洛
陽，為遷都之計。公獨謂虜畏壯侮怯，易以威制。洛
邑山川狹隘，以壯則不足以威，則退縮，遂請建都
大名。示將親征，以伐虜謀。或曰：此為虛聲爾。不若
增修東都城池，以沮契丹之志。公曰：此子囊城郢

計也。使虜果南嚮，則雖城固無益。卒申前議，既而
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及劉六符等再至，桀驁
久留，不能遣。公奏請於殿外，幕次與虜使相見，置
酒，面議以折之。上以為然。虜使見公畏伏，語館伴
使曰：觀宰相如此，雖留無益。遂亟就道。前好如初。
行

景祐中，公執政。范文正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
攻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水
興軍，會公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
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直學士。

以改正復軍
名在宗且心
向敬用文正
以純正實耳
文靖言是矣
者



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公爲長者天下亦以公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歸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公曰夷簡豈敢以舊事爲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論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庠爲叅政先是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公不悅其日其人獨在中書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它人敢爾耶宋公以爲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虜有

悔過之怠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執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計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公遽曰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公謂公必有言助已而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公何如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旨官知耀州於是論者諠然而宋公不知爲公所賣也尋出知揚州

又德安元氣
以君德既合
文正屬激文
命宗須其
明傳心術知
此



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
帥遣富使北各用仇而實聞之又不可軍罷而請
老盡用三公及宋荅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
又以其黨賈文元陳恭公聞焉猶欲因以傾之譽
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
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
公皆推范富請退而具章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
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拔
羣吏罷磨勘減白子衆不利而詢興又使范公日
獻一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公每求

去以候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入事猶
公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
陝西富公使河北

談叢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二分之善必收
錄之杜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氣可
在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
甚詳上嘉即除有中書令檢真宗召種故事公為
公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
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莫若且除
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推未晚上以為然遂除

此篇在卷六



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入者筆錄

公在中書奏令宋殺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相矣註錄

公感風眩天子憂甚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日入中書公表固辭御府出萬金藥上剪髭賜

公手詔曰古人有言髭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髭合湯藥表予意也

公薨于邸討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及公輒涕下曰安得愛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鄰如呂夷簡者

並行狀

陳堯佐文惠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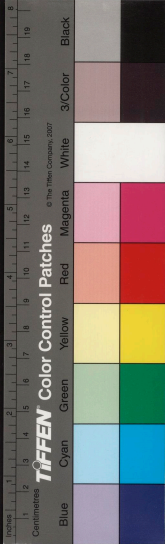
字希元閬州人進士第相仁宗

通判湖州有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

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

公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益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

爲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



谷曰言不修 卷六

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河決壞滑州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期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

其外滑人因號其堤為陳公堤

知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

效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

歲止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

尹以惡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

一人犯法者

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

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知制誥者惟楊億

及公二人而已

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

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謂所紉後丁益

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父于外多勉以進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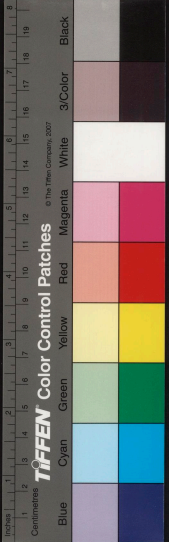
公曰唯父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

呂謂敗公乃見召用

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

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

卷六 宋前集





弊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行也天子嘉納之公撰

公神道碑 神道碑以高麗黃石為之其文曰天子命公為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

申公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

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堯

佐者上深然之遂大拜野錄

公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季曰堯谷為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第三子

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

左右坐客感踊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

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為榮碑

堯谷精於弧矢自號小山基為知制誥出守荆南回

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谷曰州

當孔道過客以堯谷善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訓

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行政善化而專卒伍一

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名

公傳童不封文贈文公傳臣

元獻公 晏殊 元獻公

章美字同叔撫州人以神童召試相仁宗

公父本撫州手力節級公幼能文楊大年以聞時年

十二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構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大高之卽除祕書省正字令於龍圖閣讀書

溫公

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

進士便令公就試公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

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

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

館士大夫各爲宴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

爲遊息之地公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兄弟講

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論所

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宴

賞彌日繼之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

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

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以貧無可爲

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

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

學廢興自公始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公撰志文言生女一人早卒無

子仁宗恨之及親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

爲諸人地更



文靖非直錄
於元獻授志
又括學士
而取數千當

國故授文靖
以官解

育朕躬殊為臣子安得不知乃言生二公主又不
章有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存罪然宮省事秘臣
備位宰相是時雖畧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
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
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
遠改守南都及殊作相八大王疾革上親往問疾
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王
曰名在圖讖胡為用之上歸閱視圖讖得成敗之
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為學士當草白麻
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植資多設

兵而規利以它罪羅織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冊

自公復召用而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
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
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
行碑

公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殊居
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
表問起居而已故薨上尤哀之又碑

宋庠 鄭國元獻公

宋前集



字公序安州人舉進士開封試禮部官第一相

仁宗

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失軍時諸帥官重者五
領陝西四路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保障公言
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它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
則分兵四出以援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
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自問天下利病事宰相
倉卒莫敢對公時參政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
臣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
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

公間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皆禁兵二十萬

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成更非強本之勢並謂之道

公嘗奏事而帶竟設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仁宗呼

內侍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木

臣體家塾記

公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祿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

公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

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

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

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名序字公序公後

